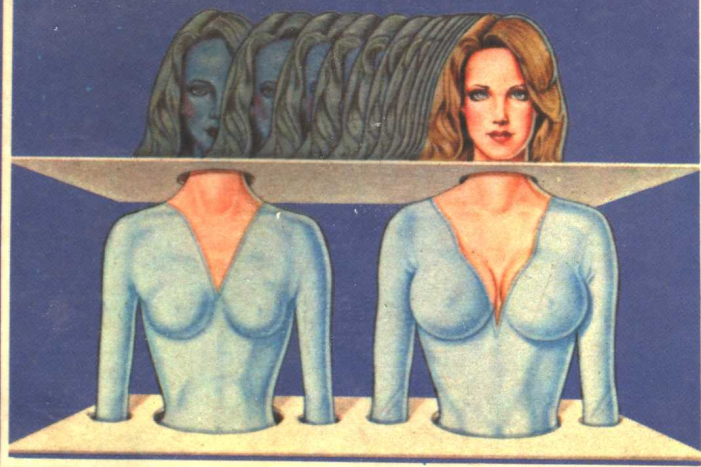


第二副

軀體

蘇佩爾著・楊珊珊譯



照耀明日的書10

楊蘇
珊佩
珊爾
譯著

第二副軀體

照耀明日的書

10



值得您信賴的出版標誌

照耀明日的書 10 **第二副軀體**
(Second Body)

著者・蘇佩爾
(Sue Payer)

譯者・楊珊珊

發行人・許希哲

常駐顧問・蘇子

總編輯・黃海

出版者・照明出版社

臺北市和平西路一段143號民和大厦11樓之2

臺北市郵政 6-74 號信箱

郵政劃撥帳號 108948 號

電話：303—6561・303—6554

行政院新聞局登記證局版臺業字第1511號

印刷所・茂麟印刷有限公司

電話：302—8508

中華民國六十九年二月初版

1980年2月初版

特價：70元

缺頁破損，保證換書

侵害版權・依法嚴究

譯者序

「第二副軀體」是引人入勝、令人尋思的科學幻想小說。在二十一世紀，安太太——溫娣因難產而瀕臨死亡邊緣。同一個晚上，鮑太太珍妮因頭部碰傷而奄奄一息。克利夫蘭總醫院中的兩樁意外事件，因為時、地、人的巧配，使腦部研究工作組執行了第一次人類頭部與軀體結合的外科手術——溫娣的頭部和珍妮的軀體。

手術成功了。但是，新的組合人應該回到安馬克還是鮑傑克的家呢？人類是由頭部主宰軀體，還是軀體控制頭部？在法律上、道德上、感情上，她是溫娣，還是珍妮？或是科學裝配出來的陌生人？她對自己的認同又是如何？

現代醫學的進步，早已涉及了哲學的領域。人的智慧曾使歷史上許多的神祕昭然若揭。可以推理，人的智慧將繼續把我們今日的幻想推展成明日的事實。或許下一個世紀的人類，換頭和換軀體真能像本世紀換心、換腎一樣的真實。

因此，這本小說可以說是未雨綢繆的探討：換上第二副軀體以後，人類如何求得心靈的歸屬？

相信讀者會喜歡這樣一個刻劃人性的故事。
最後感謝玲姐爲本書校稿。

譯者謹識

目 錄

卷頭語	一
第一部 待產室	七
第一章 「……兩隻腳先出來」	七
第二章 「請不要讓她死」	一五
第二部 移植	三七
第三章 「……那是真正的溫梯」	三七
第四章 「你不能讓他們做！」	四〇
第五章 「另外那個女人的丈夫怎麼辦？」	四三
第六章 「……頭和軀體——分開的！」	四六
第七章 「妳怎麼長得這麼……」	五〇

第三部

三

第八章

「我再生了」

九

第九章

「他從不想去亞馬遜」

十

第十章

「爲什麼是我？」

十一

第十一章

「你現在是個大女孩了」

七

附錄

「有一次謀殺，就還會有下一次」

第四部 搬去奧蘭多

二七

第十二章

「我想我懷孕了」

二三

第十三章

「媽咪太大了」

第五部 夫妻生活

二五

第十四章

「她只構得到他的肩膀」

二六

第十五章

「他爲什麼鬱鬱不樂」

二七

第十六章

「沒有了愛，萬念俱灰」

二八

第十七章

「凱茜，我要妳」

二九

第十八章

「他的名字是鮑傑克」

一五	第十九章	「這位是珍妮」
一七	第二十章	「……你爲什麼娶溫娣？」
一八	第二十一章	「關愛的，傑克。」
一九	第二十二章	「不行——不行，不行」
二〇	第二十三章	「你要修臀部博士學位？」
二一	第二十四章	「二度蜜月」
二二	第六部 溫娣或珍妮的爭論	
二五	第二十五章	「他必須面對傑克」
二六	第二十六章	「……不是你太太……是我的！」
二七	第二十七章	「你這個一肚子髒水的小人！」
二八	第二十八章	「只把妳的身體給我！」
二九	第七部 誤差	
三〇	第二十九章	「意圖是擺明在那裏的」
三一	第三十章	「我只是代罪羔羊」
三二	第三十一章	「校長也會犯錯」

第八部 母親進場

三三 第三十二章 「我們怎麼跟媽說？」

三三 第三十三章 「……上帝允許我」

第九部 再見珍妮！

三三 第三十四章 「告訴她真象」

三三 第三十五章 「一個和傑克會晤的地點？」

三三 第三十六章 「珍妮……妳可回來了」

三三 第三十七章 「我在花園裏埋葬了珍妮」

三三 第三十八章 「別讓他那樣！」

第十部 勝利的溫娣

三三 第三十九章 「我喜歡像現在這樣」

三三 第四十章 「放開我，讓我走」

三三 尾 聲 「……這軀體……以前從未存在過」

卷頭語：「……她是二十一世紀的象徵」

雷白昂醫生，精神病科的主任，在他辦公室的門外，站住腳、聆聽。現在是零下氣溫十二月的夜晚十二點過幾分，顯然明晨必會飄雪。在這一個時刻，克利夫蘭總醫院的精神科是寧靜的，只有看護婦皮絲可衣裙的窸窣聲和她橡皮鞋跟踱過廳堂時的趑音。

除了他自己和這位看護婦，眼見所及的只有一位管理員。雷白昂猜測，這所醫院大約要到五、六點，才會開始人來人往。這會兒不會有人來打擾他的。

打開辦公室的門，他走到自動煮咖啡的地方。嬌小的布朗小姐在下班以前，週到的煮上了咖啡。倒滿了咖啡，他陷進他的臥椅中，拾起擺在他面前厚厚的一疊卷宗。布朗小姐把他桌上整理得乾乾淨淨，只留下這個卷宗和放信函的盒子。

四十八歲，老處女嘍，只有一百五十公分高，布朗小姐仍然熱衷於精神科的工作。雷白昂想，機器永遠取代不了像她這樣的秘書。報告、檔案、錄音帶是她的生命，她可真有效率得很，

而且嘴巴閉得死緊。但是，在她那身樸素的海軍藍襯衫下，却跳躍着一顆羅曼蒂克的心。

現在，她別在卷宗上的字條，捕住了他的視線：

雷大夫：

我重新整理了安德生的卷宗，按事件的輕重而不以時間的先後爲排列順序，以便你做最後的審核。同時，我沒有把安先生和他太太的報告分列，因它們都與這件事情有關。

又及：我認爲這份資料像一本小說，你覺得呢？我幾乎覺得它可以鉛印成——「兩副軀體的女人」或「不是她的軀體，是我的！」

看得笑出了聲，他把雙腳擱上桌子，向後靠，手握着卷宗。他仍然覺得擔任人腦研究小組的精神科顧問，是一件累死人的事；他告訴自己，每一位精神科醫生偶爾都需要變換一下生活。有時候，日復一日和心理及情緒的病態接觸，會使人陷入低潮，而在不知不覺間把你燒成灰燼。廣義的說，它是一項挑戰。雷白昂了解，他的學說不只是影響他自己這一代人，也將惠及代代相衍的子孫輩。

在他獻身這份職業二十多年中，他什麼樣的人都見過了——酗酒、服興奮劑、企圖自殺、殺

人凶手……患胃潰瘍的商場老板、害怕性生活的少女、不能克服悲哀的寡婦、無法處理更年期的婦女……在他心裏，老早就在他辦公室的大門上懸掛了一塊牌子：「這門檻上川流不息着全世界最困擾的人類。」

無論病人有怎樣的問題，都使他興趣盎然。尤以安馬克和溫娣爲甚。他在安家遷往佛羅里達約六個禮拜之前認識他們。不知爲什麼，他覺得和他們一見如故——也許因爲在這相當短的時間內，他們已數度與生命交戰。肉體的再生是言之成理的，他認爲，唯有如此，人才可以克服形體的消亡，而精神常存。

有了溫娣的先例，這個目標愈趨昭然若揭——雖然還要一兩個世紀，才能湊攏那些失去的連鎖……

雷白昂強迫自己回到眼前的事業上來，他打開卷宗。他記得第一份報告上附有手寫的字條：

請恕我採用第三人稱。這樣我才能符合你的要求表達出我的反應、思想、感覺。這好比叫自我站在一邊，客觀的看着我。此外，我是一個拙劣的作者。

安馬克

馬克以「他」代替「我」，常使雷白昂感到有趣。不過，他必須承認，這個男孩具有寫作的才氣。他得記住要鼓勵他。第三人稱的敘述法不是個壞主意。或許他明天應該把這個主意推薦給白考克先生；可能會幫助這個可憐的傢伙，像老板看他一樣的評估自己。他深信有些人在筆下比較放得開自己，所以有時候他叫病人寫下一切他想到、感覺到、做過的事情。

但是，安氏報告的意義，不只是精神病科的工具；它關係到人體移植計畫的前途。

他深深的懷疑馬克和溫娣從來就不需要精神病科的協助，以後也不必——即使在這一則消息透露給世人之後。他佩服他們在令人瘋狂的環境下能保持清醒。

在沒有波浪的常態下，安溫娣可真是最刺激的女人——或者，那能不能算是女人呢？令人着迷的還不只是溫娣自身，而是溫娣的象徵。更可以說，她是二十一世紀的象徵。

他開卷細讀……

第一部 待産室

第一章 「……兩隻腳先出來」

安馬克獨個兒坐在待產室的走道上，被造物主和史太太出賣了。

儘管以前上過關於生小孩的各種課程，却沒有一項知識教導過他，心理上必須準備在五月的夜裏坐在那裏受苦。「生命中沒有一件事情，」史太太曾經告訴這些準父親：「可以比擬共同孕育孩子降臨的喜悅。」

爲了迎接喜悅，他全心盼望、充滿信心的指導溫娣呼吸、注意她的放鬆、做運動、保持愉快。有時候，他幾乎覺得懷孕的是他。

他看一下手錶，下午七點二十四分。進產房已經整整二十三分了。同甘苦、共患難！他在溫娣最需要他的時候，却棄她不顧。

她本不願他離開的。人家推動她的活動床時，她攀住他的手。「我恐怕需要你的手帕，」她在最後那一刻說。

他從襯衫口袋裏拿出乾淨的手帕，交給她。「一切事都會順順當當的，親愛的。」

「我知道。」她會企圖微笑，她褐色的眼睛潮濕了。「我愛你，馬克。」

一同生活的歲月統統凝聚成了一刻。「我也愛你，溫娣，」他黯啞的說，他的手指與她緊緊相握。「撐下去喔，娃娃。」

他再度看錶，七點二十六分。那不是他的錯，他知道，但是自海地的突然離去使他感到有罪。還有第二次。若萍出世的時候，他正在俄亥俄州的哥倫布。是溫娣堅持他去的。「說還要再過兩個禮拜才會生產，」她說：「你只不過去一個晚上。」這些前因使他同意加入這一次的待產課程。他可以聽見史太太的喉音：「在這樣的時刻，諸君，丈夫的主動參與可以表現出他真正關心他所愛的女人。」

去它的！他當然關心。有了上一世紀的醫學研究，你會相信他們有法子叫胎兒不會兩隻腳先出來。

神經病的史太太！

一個小女孩跑到育嬰室的窗口，她的小胖腿是典型的洋娃娃型。她約莫是若萍的年紀，但是沒像羅賓那麼可愛，他看着她爬上階梯，把鼻子緊壓在玻璃上。「看貝貝！看貝貝！」她興奮的喊。他不由自主的笑一下。小孩子總是能觸動他的感情。所以他成了教師，而不去繼承他父親的